

惊艳绝刀

台湾

卧龙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惊 艳 绝 刀

(上)

[台湾] 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惊 艳 绝 刀

JING YAN JUE DAO

卧龙生(台湾)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3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605—083—3/I·45

定价(全三册) 16.80 元



作者卧龙生与本书大陆版权代理张小侠夫妇在一起

内 容 提 要

过于平静的武林突起一场令人震惊的腥风血雨。

霎时间，煞星淫笑；神捕显威；三人四刀，惊神泣鬼……

女魔头妖言祸众，欲施淫威慑服武林正义之士，初涉江湖的少侠周颖为平息这场邪恶之火，入狱探情，力闯美人关，同女侠钟丽梅双修阴阳神功……

塞外鏖战，大兵压境，女魔头暗中作梗，情侣相伴同行，却难逃开魔爪的阴影。

不得已的邂逅，不得已的“衷情”。真相大白，却落的痴情余恨，红颜薄命。

血浸的武林、血溅的沙红、血染的奇情、犹捧血书，欲罢不能……

目 录

- | | | |
|--------|------------|-------|
| 一、初显神威 | 夜探佳人 | (001) |
| 二、少侠蒙冤 | 丽人怀旧 | (020) |
| 三、群雄入狱 | 芳心欲碎 | (054) |
| 四、神捕诈死 | 狱中捉奸 | (080) |
| 五、义女救父 | 淫妇献谄 | (115) |
| 六、八仙闯关 | 佳丽一人 | (145) |
| 七、少侠激退 | 艳娘受屈 | (177) |
| 八、尔虞我诈 | 群雄落难 | (205) |
| 九、千金娇羞 | 群侠腼腆 | (226) |
| 十、妖姑淫笑 | 三人四刀 | (251) |

十一、浴血大漠	奸情并出	(268)
十二、淫魔初现	血战王府	(304)
一三、魂系大漠	殊除淫魔	(328)
一四、妖女祸众	少侠命危	(359)
一五、赤身潜研	情衷不乱	(391)
一六、羞处密室	风铃招殃	(417)
一七、巧逢异地	大功初成	(440)
一八、侠娇同心	群魔遭殃	(465)
一九、裸女赤男	浓情初绽	(490)
廿二、灵仙赌输	淫魔暗遁	(517)
廿一、双绝一刀	惊神泣鬼	(540)
廿二、小侠负心	芳心乍惊	(562)
廿三、丽人出逃	小侠弄鬼	(591)
廿四、缚手自茧	淫魔现形	(623)

九 千金娇羞 群侠腼腆

宋赫乾的神情相当的肃穆。

这八个人，不！八具尸体落在眼眸中，除了惊怒还有一份的震异。

好锐利的剑，好霸道的剑！

“下手的人是欧阳冬雪！”周颖严肃着表情道：“而这种剑法就是失传已久的‘回剑大胜心法’……”

张胜昭一张脸也沉闷闷的，怒气道：“他奶奶的，欧阳那小子早知道去年在洛阳时就别让他活着！”

周颖沉着气看完了那些伤口，不是眉心一点就是心口重穴一点赤红，一点就毙命！

杨义仁的眼睛在发光，因为玩剑是他的事。

“好剑法！”长长嘘出一口气后，杨义仁第三回检查完了所有的伤口，终于道：“一个可以一战的人物！”

宋赫乾忧虑地看着这些尸体，叹道：“他们是不错的伙伴，而且做事也相当卖力！”

“是的！”杨义仁简单地答道：“所以我们不能不对这份友情负责！”

他看向周颖，没有说话，但是手腕落处却有一截的剑身在指间，一并成剑。

“你一定要去找他？”

“是的！”杨义仁谨慎地道：“以剑手对剑手的身分去。”

周颖明白他阻止不了了。

如果只为了替这八个人复仇，那应该由周颖或是宋赫乾去，因为欧阳冬雪是针对周颖而来，因为这八个人是宋赫乾的人。

但是杨义仁以剑对剑去找欧阳冬雪，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简单的理由。

“小心！”当周颖说完这两个字时，有一名捕快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至云楼出现了惠佑大侠和戴康先生！”

一阵沉寂后，宋赫乾朝那名捕快道：“知道了！”

杨义仁看了看周颖，点了点头算是应了方才周大公子的关切，转身大步离去。

他知道就如同周颖，张胜昭和宋赫乾知道的一样。

至云楼出现的惠佑以及戴康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一点也犯不着关心。

杨义仁一路直走到了回春馆，方回春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似的，缓缓地站了起来。

“杨公子，请到里面……”

杨义仁淡淡一笑，脚步绝对没有任何的改变，依旧是那个谄媚地到了后头那间竹建厢房。

当然那里早有一个人在等着。

剑中碾碧剑，人是欧阳冬雪。

“我知道你一定在周颖之前到达。”欧阳冬雪眼中充满了讥诮，道：“因为对于那样的剑术，岂不正是学剑的人最上殊胜成就？”

的确，化剑气为心剑如一，杀人于剑身数尺之前着实是太可怕的一门剑术。

“你们逼得我放弃了洛阳的家产。”欧阳冬雪恶狠狠又毒辣辣地道：“又抢走了我的女人，嘿嘿！想不到会在京师城里主客异势吧？”

他说着，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

杨义仁也笑了，笑得有点感叹道：“明明是好好的洛阳四大公子，何必让自己的野心毁了家园？”

他看了看欧阳冬雪阴沉的脸色一眼，接道：“再说李玉嫂子，人家可没一丁点地爱过你，是你自个儿多情反而说起别人的不是来了？”

在当时，李玉的确是一心放在周颖身上，从来没有对欧阳冬雪有任何男女私情。

这点正是欧阳冬雪最大的隐痛。

“嘿嘿嘿！杨义仁……”欧阳冬雪牙根一咬，阴沉沉的道：“你知不知道这些话是你这辈子所能开的口？”

声音到了后来更加地冷冰阴沉！

当这种阴沉冻到极点，欧阳冬雪的剑弹了出去。

好快一点，犹胜流星往杨义仁眉心点来。

× × ×

韦拥存到西吴王府宅时已经是向晚的时候。

在门口，他瞧见“惠佑”吕开展和“戴康”杜绝迹在几名御林军的吆喝下护送着往皇宫去。

他笑了笑，随着王府家丁到了里头。

但是和“魔云楼”比起来，质量上都大大差了一截，韦拥存一丝笑意才在嘴角浮起，前头已有人哈哈大笑地虎步而出，威猛硕壮的身子，顶上那张方脸浓眉，好悍势。

这人正是“西吴王”黄见理。

“韦公子，昔年你爹和我曾是旧识，一同在沙场上联手征敌。”黄见理一捋颌下短须，叹气道：“可惜韦王爷过世的早，近年来我们两家也少联络了！”

“是的！”韦拥存不卑不亢地答道：“在下就是听闻过先父和黄王爷有过交情，而且王爷对字画艺术品多有涉猎……”

韦拥存一顿，淡笑道：“是以晚辈不时前来，恭请王爷过去鉴赏鉴赏……”

黄见理早从陆燕燕那儿知道韦拥存要卖掉魔云阁之事，他心中有谱，知道这些名门公子顾着家声，自是不好当面直陈，于是拐了个弯儿说着。

方才之意，就是要黄见理去估价看看多少银子值得？

当下，黄见理哈哈大笑，点头道：“既然是韦贤侄亲自相邀，黄伯伯又岂有扫兴之理？哈哈……”

黄见理这时大声朗笑，着实有他的一番想法。

打从昨儿自己的靠山马曦被推斩于市，一时间朝中

新旧势力相互倾轧争门，而当今的红人正是奉御诏赐为‘巡天下大夫’的万三行。

如果送一座京城内鼎鼎大名的魔云阁给万三行，这可比什么都要来的面子大。

当然，黄见理有他自个儿的算盘在打，韦拥存也自有自己的一套计算。

这时黄见理在七、八名家丁的蜂拥下神气飞扬地向魔云阁而去，韦拥存并辔在侧沉沉的嘴角在冷笑着。

他在冷笑，街道的一个角落也有人冷冷的在看。

曲威、曲卜、曲宜他们三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负责魔云阁内陈之露一切的动静。

“马曦一死，他所留下的势力必然是各路人马争夺之处！”左待岁告诉他们道：“所以宁可先下手剪除也不要让陈之露有机可趁！”

黄见理和韦拥存已经到了三步之近。

这时夕斜落飞，正是华灯初上。

韦拥存绝对没想到一点是，当他和黄见理及七八名家丁到了这个路口时，前后方圆二十步内的灯突然都熄了，家丁们“咦”的发出讶异的声音来。

一暗面亮，不过是个呼息的时间而已，方才讶异的低呼已经变成惊惶的惨叫。

他们不敢相信的看着，看着两匹马背上原先坐着两个人如今却变成了汨汨冒着鲜身的两具尸体。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吓白了脸以及惨叫的声音传出了好几条街外。

× × ×

宋赫乾的头好痛，怎的一天之内京城里接二连三地死人？

“从这个手法来看是出于‘客来的血蹄’那三个家伙的杰作！”程玉凤陪着宋大捕头在验尸房内详细地看了韦拥存和黄见理的尸体道：“问题就算知道了又如何？”

宋赫乾叹了一口气踱到了外头来，嘿！顶上好一轮月圆呢！

“今天尚且如此，明天又将死多少人？”他一叹，神情不禁落漠了起来。

身为京城的总捕头，却在政治潮流的澎湃中到处缚手缚脚地施展不开来，怎能不让英雄叹息？

程玉凤跟着在旁边，忍不住问道：“他们为什么会死在曲威等人的手里？”

这一定有理由的，宋赫乾嘿的一笑道：“很简单，因为韦拥存是陈之露的人！”

程玉凤点了点头，偏头问道：“陈之露今天好像挺不利的，才死了个金望降又死了个韦拥存！”

噢？是呀！以陈之露这家伙深思谋虑不应该犯这种错。

“加上宫里传出来的消息……”程玉凤深皱起一双眉道：“杜绝迹和吕开展因犯了欺君之罪已被伏诛！”

这种太过频繁的情况，由不得人不起疑了。

宋赫乾慎重地一点头，道：“照你这么问起来的确是大有可疑之事，怪！”

程玉风笑了笑，四下看了一眼，接着道：“你想想，当杨义仁去赴战欧阳冬雪时，周颖和张胜昭还是会在后头跟着过去压阵！”

她得意地继续道：“所以无论是金望降去找方回春、吕开展和杜绝迹装成惠佑大侠、戴康先生以及韦拥存去找黄见理，陈之露必然都会想到对手早一点就设下了陷阱是不是？”

可是陈之露显然没有采取反制的措施。

宋赫乾深深吸了一口气道：“无论姓陈的打的什么主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他问对不对？”

“对极了！”程玉风非常的同意。

就在宋赫乾和程玉风往魔云阁去的时候，在方回春那间回春馆的后头正有两把剑在狂舞着。

杨义仁哈哈大笑道：“原来是装了暗器机关的骗人的玩意儿！”

当两个时辰以前欧阳冬雪刺出第一剑时杨义仁就看出了真相。

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细铁丝藏在欧阳冬雪靛碧剑内。

当他一剑刺出时，同在那刹那也按启了机关弹出了这道夺魂细线，杨义仁躲过了眉心一点，却仍叫欧阳冬雪变化——扫过的剑势所伤。

两个时辰来，咱们杨大公子身上多了七道血口子。

但是他仍然在战，仍然有能力让欧阳冬雪也划出了四道不浅的血痕，扬起的血珠四洒。

“你还是不懂真正的‘剑’。”

杨义仁看着欧阳冬雪，此时两人凝神互视大力地喘

气着，道：“所以你剑尖的机关杀不死我！”

欧阳冬雪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看出来的？”

“剑的精魂吧！”

杨义仁犹豫沉思了一下，才展颜微笑道：“也就是一名剑手在出剑时的神情以及肃穆的心境。”

欧阳冬雪冷冷一笑，挑眉道：“就是这句屁话？”

“或许你认为是屁话！”杨义仁神色自若地道：“但是我却知道凭着这股精神可以打败任何一剑手！”

欧阳冬雪不信，大喝中出手。

这回奔洒出来的剑势有如千万个轮回，一转又一转的将两人卷罩在其中。

杨义仁横剑凝神，一双眼眸反倒是半睁有如老僧人定，偏不管四周“呼呼”风响的剑气。

俄然，欧阳冬雪恼怒似的斥喝一声，所有的剑轮俱化成一束剑芒直指向杨义仁的前胸七大穴道。

玩剑杨笑了，手中的那把剑在这弹指间有了变化。

本来就又细又长的剑，忽然间变的又阔又短。

短阔而充满了撞击的震力。

欧阳冬雪的剑尖上那线铁线打在阔剑的剑身上，在他还来不及反应时，杨义仁已经翻滚起这柄短阔剑来。

好快速地在指间打了四五个转，欧阳冬雪那丝儿线尽缠绕在杨义仁的剑上。

其犹且不止的是，杨义仁这柄又沉又厚的剑狠狠地敲在欧阳冬雪碾碧剑的剑身上。

就好像突然遭到巨槌击打似的，欧阳冬雪只觉得手中一震，耳里听得“叮”的一响。

“好!”周颖和张胜昭双双鼓掌跨了进来，嘻笑着脸道：“小杨，真有你的!”

“少来!”杨义仁哼哼答道：“刚才哥哥我被割了好几道伤口时，你们为什么不出面?”

“怎好抢了你的风头?”周大公子大笑着看向在旁恶狠狠注视过来的欧阳冬雪咧咧嘴一笑。

欧阳冬雪脸色早已气得惨白，怒声道：“姓周的，你不可能一生一世都得意?”

“得意?”周颖耸了耸肩道：“我可从来没觉得周某什么时候得意过了!”

欧阳冬雪牙根一咬，便退身要走。

那张胜昭把杨义仁推给了周颖疗伤，自个儿一大步子向前嘿嘿出声道：“喂，你杀了八个人就打算这样走了?”

“又怎样?”欧阳冬雪冷冷一笑，道：“你能留得下我?”

什么话?人家杨义仁的剑就是真的，哥哥我的拳头就是假的?

张胜昭大喝一声，正要出拳招呼欧阳冬雪，冷不防后头的周颖一把拉住了他，二话不说的左一个杨义仁，右一个张胜昭，大步的往外走。

这一走，直到了宋赫乾的住处才停下来。

“喂，你疯啦!”张胜昭叫道：“那小子留不得!”

“我当然知道留下来是祸害……”周颖瞪眼道：“可是如果你真的干上了，另外两个人出手那才真的会有事!”

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韩红香，一个是麻衣汉子。”周颖看了张胜昭一眼，哼道：“倒不是怕他们，而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不能不顾着杨小子的伤势……”

大拳头张到现在总算注意到杨义仁的伤势。

乖乖，那七道血口子还挺会要命的，不是确在穴道上就是皮肉翻过见骨。

“呃，有这么严重！”张胜昭责怪地叫道：“怎么自己不小心点？”

废话！谁不知道要小心！

杨义仁疼得龇牙裂嘴，勉强回了一句话道：“你有种去试‘回剑大胜心法’的剑术看看……”

瞧这情势，那个欧阳冬雪好像挺厉害的？

张胜昭耸了耸肩，嘿道：“这么看来，万三行已经掌握了方回春、韩红香和那个麻衣汉子了？”

“看目前的情况好像是这样。”周颖“唉唉”地叹了两声，忽的双目投向南侧那户窗牖外头，嘿的一笑道：“是哪位朋友？”

窗外有人“咭”的轻笑，旋即随着微微风送来了两缕清香的味道。

“小姐，我不是说了吗！这位周公子利害得很……”是翠翠的声音道：“就算我们屏住了呼吸，收摄身体的气味也不能躲过他的‘感觉’……”

是翠翠和“小姐”？那岂不是钟丽梅了？

周颖吞了一口口水，嘿嘿道：“来的可是钟家大小姐和翠翠姑娘？”

“是！”一个字，一个女人说出来的一个字。